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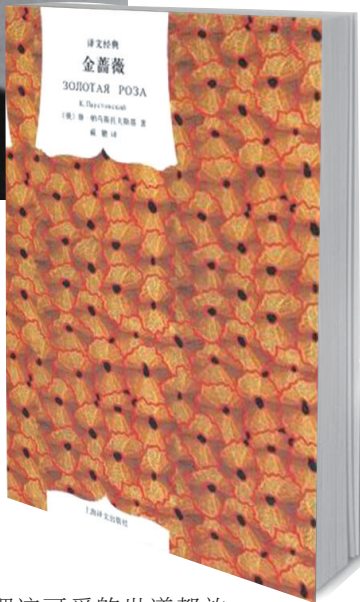
经典

# 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展现世界的绚丽广阔与丰沛

□文 羽



帕乌斯托夫斯基



把这可爱的世道都放在自己面前的纸上。由少年的轻狂到中年的持重，再到老年的沉郁，世界在自己眼前变幻着面目，而伟大的写作者不惮于闯荡这个世界、冲撞这个世界，他们用开放的心胸拥抱外部世界，追随灵感的火光，参透一切事物的意义，于是留下了无数美好的文字。帕乌斯托夫斯基用自己的笔，展现了那些伟大心灵驾驭世界的不同方式，而这种展现都具有感同身受、心有戚戚焉的质感和鲜活。他用自己在写作历程中的发现诠释了精神向往的所有威力，那就是以自己虔诚的认知、感悟冲动，去覆盖生活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消弭自己和世界、和人的心灵的界限。

我们每天都在世界上生活着，你得承认这是一个漫长的跋涉，是意志与体力的无尽消耗，渐渐地，我们不再对所见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觉得新鲜。如果乏味、漠然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日复一日地偷偷主导我们，你就会发觉这个世界不再可爱了，世界在日复一日平庸的轮回与重复中单调得面目可憎。世界本不如此的，她像变魔法一样，不停地施展着魅力或威力，以防止世人的漠然和颓唐。观察或掌握了这个秘密的写作者，便会用自己的耐心和智慧，带领读者去领略世界上有趣或富于生机的一切，不发现美德、善行、勇气，也勘探卑微、怯懦或缺失，不放过世界的任何丰富与绚丽，对每个人的言行都表现出由衷赞赏的欢欣。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就是这样的人，由他的《金蔷薇》，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进入一个个全新的、大大小小的宇宙，在阅读过程中，不停改换自己看世界的方式，进而懂得如何打量周遭事物，欣赏眼

前文字，学会欣赏作家的劳作，发现世界带给自己的无尽惊喜。

写作者应该是打开自己、包容万物的人，是向世界敞开心胸的人。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看来，那些感官打开、思维活跃、情感欣然的人，那些最先发现阳光更温暖、草木更茂密、雨雾更丰沛、天幕更苍蔚的人，更能大胆设想自己见过或没见过的一切，感到可以

是留下了无数美好的文字。帕乌斯托夫斯基用自己的笔，展现了那些伟大心灵驾驭世界的不同方式，而这种展现都具有感同身受、心有戚戚焉的质感和鲜活。他用自己在写作历程中的发现诠释了精神向往的所有威力，那就是以自己虔诚的认知、感悟冲动，去覆盖生活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消弭自己和世界、和人的心灵的界限。

因而，深入理解他的人们不愿意把帕乌斯托夫斯基对文学规律的认识简单地概括为“总结”、“研究”和“探讨”。事实上，作者对作家和文学有着不同于别人的见解，他有着不同于老学究的视角。毛姆说过：“文学上的自以为是，无论出以何种形式，都是最可憎的。”帕乌斯托夫斯基始终作为一个个人生智慧的洞察者出现，他明白世界的任何运动迹象，大自然的欣欣向荣、周而复始，都会成为作家灵感的来源，他以此进入作家的作品，探寻写作的奥秘。比如在他看来，自然界，初春单单作为“雪融、冰消、檐滴”的季节，就拥有装满优美词汇的锦囊；而在俄语的词汇里，“特别丰富的是有关河川以及海湾、深水塘、摆渡和浅滩的字眼”。他告诉人们，即使孤独、生活艰苦的农村老爹“谢苗”也体现着俄罗斯性格中的自尊、公正与慷慨，他仍然有着自己想做细木匠的梦想，不停顿地于穷困中保持着美化自己所生存地方的愿望，作家一定不可以忽略。他告诉人们，探索习以为常的身边的一切，会带给人们魔力般的灵感，“夜，当天体的情况还不太清楚，难以描写的时候，是一回事，而同样是夜，但当诗人知道星球运行的规律，倒映在湖水里的不是一般的星座，而是灿烂的猎户星座时，便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最不重要的知识，有时能给我们开辟新的美的领域。把自己的人生世界、知识疆域充分打开，才有可能收获写作的喜悦，给读者提供一个新鲜的世界。

《金蔷薇》凝聚着帕乌斯托夫基本人的创作心得，比如他写诗的经验，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他的一部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他与人打交道的

经验，他的灵感闪现以及他的人生与写作的关系。从这些文字里不难看出，他最为看重的是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写作者与情感生活的关系等等。他回顾自己的“异想天开”时充满欢快的得意——“异想天开给生活增添了一分不平凡的色彩，这是每个青年和善感的人所必须的”，“我不诅咒我童年时代对异想天开的迷恋”。在帕乌斯托夫斯基的笔下，与写作联系最密切的，还有俄罗斯河流、草地、沙漠、泉水、村庄与高山，以及俄罗斯大地上的“集体农庄庄员、船夫、牧人、养蜂人、猎人、渔夫、老工人、守林人、海标看守人、手工业者、农村画家、手艺人”，他认为伏尔加河和奥卡河是俄罗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没有它们如同没有克里姆林宫，没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般地不可想象，沿河两岸的语言特别丰富，那些久经风霜的劳动者拥有“那些字字金石的语言”。每个普通人都在写作者面前打开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无论如何琐碎、卑微，都完全是生机盎然、无法替代的。世间不平凡中蕴藏的平凡、平凡中蕴含的不平凡，从来就是写作取之不尽的素材。所有的创作都要用于揭示这些平凡和不平凡，最重要的奥秘就在于恢复世间和自然的丰富多样。他满怀虔诚地提到，自己试图建立一部凸显自己思想的“辞典”，结果却发现，“每一片小树叶，每一朵小花，每根根须和种籽都是那样丰富而完整的”。作家要做的事情，便是最大限度地尊重大自然的规律和人之为人的铁律，“显然一切都可以丰富人类的思想，什么都不应忽略。因为单凭像干豌豆粒或者破瓶子的颈项这样的不值一顾的东西的些微的帮助，也可以写出童话来的”。

当然，最广阔和绚丽的世界是人的内心。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一般人很难参透写作的奥秘，更无法登顶创作之巅峰，即使对伟大作家写作的文字，也只能无法企及地膜拜，至于奥秘，则根本就是高不可攀的。这多半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了解伟大作家的内心世界，我们没有透过他们的作品，去触摸作家的人生和不平凡的心灵。《金蔷薇》最富

于吸引力的一部分内容是对一些伟大作家的解剖，对他们作品的细致鉴赏。这些文字则充分体现了帕乌斯托夫斯基对作家内心世界、对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的深刻独特洞察。他认可法国的一句谚语——伟大的思想是从心里出来的，但他更主张，“伟大的思想应该是从整个人产生出来的，整个人促使这些伟大思想出现。心、想象和理性便是产生那种我们叫做文化的媒介物”。他把作家“整个人”摆在大家面前，尽显他们的博大或细微，比如他给我们讲了安德生的故事，安德生告诉人们：“我惟一的工作，就是给人们制造一些微末的礼物，做一些轻浮的只要能使我那些亲近的人欢乐的事情。”安德生是个为此忘我的人，他临终前告诉自己的朋友，“要善于为人们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去想象，而不是为了悲哀”。帕乌斯托夫斯基对自己素来敬仰的契诃夫不敢轻易下笔，他选择从研究契诃夫的手记开始，慢慢接近作家的心灵，进而发现在回忆契诃夫的大量记录中，几乎未曾有关于作家流泪的事，他还发现了另一条手记，那是一条简短的“俄罗斯是永远也看不够的”。对于这广袤的俄罗斯，“由于无法身临其境亲眼目睹，而只能在自己心里揣摩真正的俄罗斯难以描述的内在的美而感到非常痛苦。他为一心向往着那里而又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感到悲哀”。通过一条条微不足道的手记，他发现，“契诃夫的一生提示我们，我们为之工作、为之奋斗进而取得胜利的人类幸福那个最终目标是有可能达到的”。帕乌斯托夫斯基毫无保留地赞赏普里什文的洞察力和对大自然的倾心，说这是个只按心意生活的人，能够摒弃环境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因而纯粹的创造者、丰富世界的人和艺术家。他赞赏普里什文，不在于对方拥有多高的创作技巧，而是折服于他“能善于用人类思想和情绪来填充大自然”。他对作家的分析既有知人论世，也有“人”、“文”互证，触摸灵魂、找寻诗情的缘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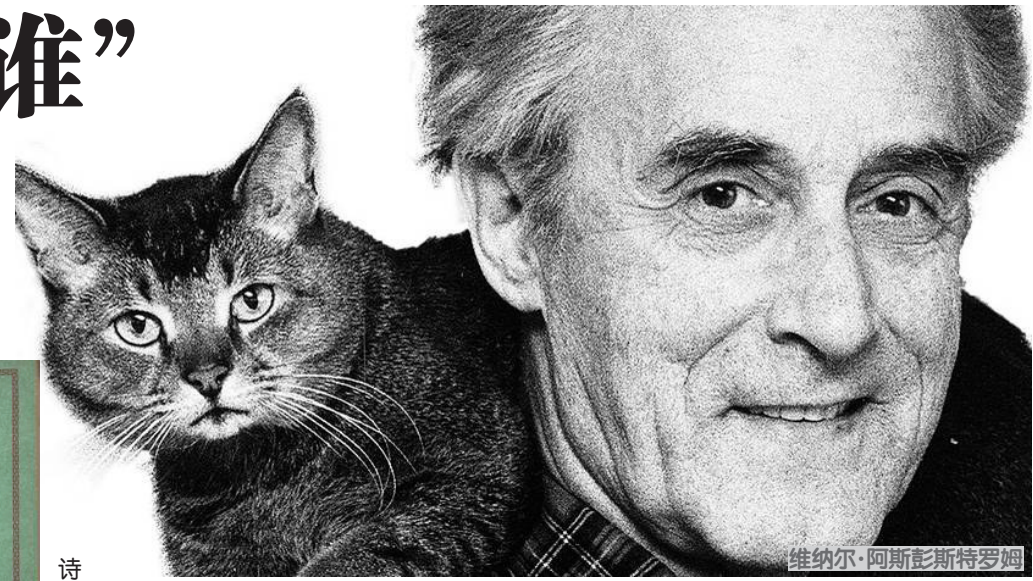
帕乌斯托夫斯基注重作家的使命、责任和指归等等的揭示，他更以有温度的文字，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多彩、广阔与无比丰富，唤起人们持久葆有对生活的热爱、对世界的好奇。



蓝翅街笔记

## “别问你是谁我又是谁”

——参禅的诗人阿斯彭斯特罗姆 □王 眸



维尔纳·阿斯彭斯特罗姆

“寻求一种含义的/找到的两种。/我不能寻到更远/虽然春已逝/夏也去。”

他爱猫，留下的诸多相片里，他和猫形影不离。据说，他曾透露写作的动机：为猫而作。和九条命的猫关联，这个说法听来真有点神秘的哲学意味。

维尔纳·阿斯彭斯特罗姆，瑞典作家、诗人和剧作家，瑞典学院院士。1943年，他以诗集《准备》登上文坛。这本处女作日后不为诗人自己看好，甚至很长时间未能收录于他的诗歌总选本。阿斯彭斯特罗姆认为，真正引起轰动的是他的第三本诗集，即1949年问世的《雪传奇》。阿斯彭斯特罗姆一生出版有18本诗集，另有多本散文集和剧本传世。

阿斯彭斯特罗姆出生于瑞典中西部达拉纳省的一座农庄。出生不久，父亲死于1918年和1920年间夺走了全球数千万人生命的西班牙流感。此后，母亲独自拉扯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阿斯彭斯特罗姆在故乡读了6年书。上学之余，他在森林和工厂干活补贴家用。少年时代的他就喜欢涂写诗句。18岁上，他到距首都斯德哥尔摩不远的西格纳高级学校学习，第一次看到规模较大的图书馆，震惊于馆内有那么多不同的书籍。在学校，他热心于办报，积极给校刊写诗。他在那里待了两年，进而转到斯德哥尔摩学习教会史、哲学和文学等。1943年，在斯特林堡倾情描绘过的“海姆索岛”原型雪曼德岛上，阿斯彭斯特罗姆遇到了一生挚爱、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画家西格奈·隆德。1945年，阿斯彭斯特罗姆从大学毕业，一度成为晚报的评论者和快报的专栏作家。他常常借助诗歌返乡，雪曼德岛及斯德哥尔摩等他成年后生活得最多的地方，也常出现在他的诗歌里。

被视为20世纪瑞典代表性诗人的阿斯彭斯特罗姆，也被看作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作家和诗人哈瑞·马丁松的追随者。这多半是因为阿斯彭斯特罗姆和马丁松一样擅长描摹自然，更擅长从微观世界看到宏观的大世界。

1981年阿斯彭斯特罗姆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坐上第12号椅。时隔8年，萨尔曼·拉什迪事件发生，一小部分院士要求支持拉什迪。可惜学院有一条成立以来始终奉行的原则：不介入政治。两名

院士愤然离开学院。几个月后，阿斯彭斯特罗姆也提出因个人原因脱离学院；直至1997年病逝，他再没有返回。不过，阿斯彭斯特罗姆曾明确表示，自己离开学院和拉什迪关系不大，其实还有其他的缘故。他也脱离了瑞典作协 and 瑞典笔会，人们猜测，最根本的原因是阿斯彭斯特罗姆不喜欢做任何组织和团体的代言人，他更擅长以个人的姿态抒发自我的感想。

在友朋的印象中，不是最喜欢言谈、更喜欢书信的他，抒发个人感想最精彩的方式，大约还是诗歌吧。1949年的《雪传奇》是阿斯彭斯特罗姆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作家和评论家拉克克朗兹甚至在《瑞典日报》撰写书评，兴奋地欢呼：“一个新诗人！终于！顿时觉得，活着容易多了！”

阿斯彭斯特罗姆一生创作了不少风格不一的诗作。他虽早早离开故乡，故土的风景人物却始终挥之不去，呈现美丽又略带哀愁的深厚底色。他既热衷于描绘故乡的树影，也常提及客居地的海鸟、大海，但他的诗最让我注目的还是他的“不知道”，阿斯彭斯特罗姆自认什么也解释不了：

我在一个朝北的房间租住了多年  
怕看人家的眼。  
(就成了这个样子。)  
此后我住在一个朝西的房间  
怕看人家的眼。  
(是我自己的问题。)  
如今我住在朝南的房间里  
怕看人家的眼。  
(要改已太迟)  
今天异乎寻常的寂静。  
楼下有人在墙上钉了颗钉子  
铁锤放下  
松树林在门柱和门框  
以及我兄弟做的长桌里款款作响。  
木结眼探寻我的目光  
我也探它们的。  
某个没空的人说过：  
“要是有空，我就能解释一切。”  
时间我有过。  
可我还是几乎什么也解释不了。  
“木结眼”和“我”找寻彼此的目光，  
无论如何，比之“我”与“人家”的关系更直接，更心有灵犀。即便心相通，也只能

意会不可言传，更难解释为何“我”不怕“木结眼”，却怕人眼。而在这首“你和我和世界”里，诗人反对机械教条的探究：

别问你是谁我又是谁  
还有为何一切是一切。  
让教授们去研究吧，  
他们付给了薪水。  
把厨用天平放在桌上  
任事实称量它自己。  
穿上大衣。  
熄掉门厅的灯。  
关门。  
让死去的给死去的涂抹香油。

我们如今走着。  
穿白胶鞋的  
是你。  
穿黑胶鞋的  
是我。  
落在我们两个身上的雨  
是雨。

你是谁，我是谁，还有十万个为什么，都交给研究者，比如教授之类。诗人提倡把事实留给事实自己称量。关灯、出门这一连串的动作似乎是表现和一个僵死的旧世界的了断。从此，“你”和“我”走入更切实的鲜活世界。而“你”和“我”对世界的感触、和世界的关系，似乎可在落在“我们两个身上”的雨中找到，找到我们在感受之中、言传之外的意味。“落在我们两个身上的雨”是雨，它是雨的一部分，是世界的一部分。

说是说“别问”，诗人并非没有或不必要内心的询问，只是提倡以另一种更鲜活的方式逼近答案。他其实从不拒绝体会生活中的一切：

我想骑那些白马  
也想骑那些黑的。

没有争议，我将倾听  
白天和黑夜的讯息，  
爬上那四座高塔并眺望战场  
那里已聚集了斗士。

我甚至期盼在近旁看对决见分晓，  
在获胜国王的胜利

就如同在逃亡国王的逃逸  
穿过击败和封锁区。



诗集《呼喊与沉默》瑞典文版

把我提到这黑白游戏里  
让我呼喊那些生者之呼喊。  
象棋本是对人生的模拟吧。诗人反过来用象棋的进退和博弈的得失指称人生。愿同一颗棋子一样，在这场黑白游戏里跳跃、进出，经历挫败、厮打、胜利或逃亡。只是，他既要作黑子，也想作白子；他不介意胜利和失败本身，在他的注目里，黑白和胜负的价值同等；他在意的是借助于“在场”，来“呼喊那些生者之呼喊”。

阿斯彭斯特罗姆认为，诗歌在唤醒一些隐藏的或长期萎缩后获得新生的事物，并精练地回答我们潜在的疑惑时产生。他把诗歌看作搜索引擎而不是交流媒介。他坚信：诗歌语言与其说是社会语言不如说是和宇宙沟通的语言；诗歌的使命是呢喃世界的声音，并精确传达其中的多重意味；人得写点诗，以便活着——毋需很多，往往是一片彩色玻璃或一声秋天野鸭的鸣叫就足够；三天没诗不要紧，一周没诗没法活。

没法活，大概就像地铁里的沙丁鱼；而诗歌或许就是赋予沙丁鱼一个面朝大海的可能吧：

我不愿拿那块肥皂清洗。  
我不愿用那条牙膏刷牙。  
我不愿躺在那张沙发床上。  
我感觉不到那卷卫生纸的需要。  
我对那份保险不感兴趣。

我没打算抽另一牌子的香烟。  
我没兴致看那部电影。  
我拒绝在礁岩岛站下车。

沙丁鱼但愿罐头打开对着大海。

以“我不愿”、“我拒绝”等作之先声的8条否定式诉求概括了例行公事般生活中的点滴，似乎也在很大意义上否定了这种日常：一个被某块肥皂、某条牙膏、某种香烟等绑架了的“我”的日常。对这些包围着“我”的事物，“我”了然无趣。全诗以主要笔墨渲染一个颓然的“我”，只在最末一句和标题遥遥呼应，活用一句通俗的譬喻：关于拥挤地铁里的人——沙丁鱼。沙丁鱼期待罐头打开，对着大海。由此，通俗被点化为神奇。

假如他参禅，阿斯彭斯特罗姆应是大隐于世间的诗人、参禅者。他运用的字眼，甚至句式，并没露出让人一见惊艳的炫目色彩和逼人人才气。他看似笨拙地诘问，如一个赤子，好奇又坦然地走在成人世界。描摹所见，吐露所感本非易事；或许，惟稚拙的赤子才能自然地做到。带着孩子气的疑问，凭借稚童式的义无反顾，从“笨拙”出发，自问自答地通往事物裹藏的谐趣和机智。难怪第一个对阿斯彭斯特罗姆的创作和生平加以全面论述的出版人汉斯·伊萨克森有这样精辟的分析：诗人是一名观察者，一个“我不知道”的观察者，可他很想“知道”。“不知道”是诗人强大的力量。疑问、答案和不知道一起，组成了一个对充满矛盾的现实的隐含苦痛的体验，就像他意味含混的文学创作。

有谁见过边界鸟吗？那是一种双色鸟。至少拥有强大力量的阿斯彭斯特罗姆见过：

这会我又看见了它，

边界鸟  
明亮的一半  
幽暗的一半  
从一只有着两部分的鸟上  
听得见双重的叫喊：  
一片黑羽  
还有一片白羽  
一时间比翼  
寻求一种含义的  
找到的是两种。  
我不能寻到更远  
虽然春已逝  
夏也去。

边界鸟的提法不只是两个名词“边界”和“鸟”在诗人笔下的拼凑。它也可能是存在的。或许在光的魔法下，原本一色的鸟羽看来一边白，一边黑，是瞬间的一种真实，这瞬间恰好满足了诗人隐喻的需求：关于含义不是非黑即白，排除异己；关于相同与不同；关于两种对立的特质可能浑然一体或至少并不遥远。仿佛白天可以描述一个黑夜的梦，在乏味的现实中能够讲述一则动人的童话——矛盾的统一是可能的。看得见双色羽的边界鸟，听得见双重的叫喊，这就是“我”作为“我”这样一个怀抱着多重矛盾体验的诗人的独特禀赋。

实实在在地踩着身边脚下的地，同时注视远方。从微观的生活琐事说起，却通向宏观的宇宙和永恒。他看似简单的笔触里，有隐秘的幽默、深刻的智慧、浅淡的愁绪和潜在的命运。他写过这么几句：“世界令人费解。/就让它令人费解！/一切会重演也会被完成。/然而重演是改变。/年代走入年代。/回声与回声混杂。/如今他的诗已千岁。”这是题为《瑞典诗人肖像》的组诗中的一节。在这桃红柳绿雨纷纷的清明时节，把它算作阿斯彭斯特罗姆的自挽诗，倒也贴切。